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玉女金戈

〔台湾〕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

古龍



江南大学图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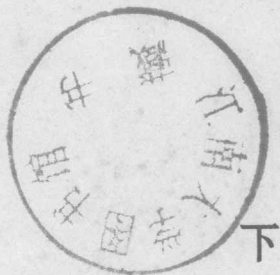


90879516

0 1557
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玉女金戈



下

第七回 中年丐妇

左生生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你虽然如此说法，但是我知道，事到临头，你也是和我一样，早几日，你还不是一样，敢与我义父作对？”

康小萍听他话中，大有将自己引为知己之意，连忙岔开话题，道：“如今你伤势如此沉重，可别再转别的念头了！”

左生生道：“康姑娘，若是令祖母发现你将我救出，定然责怪于你，我还是快些离开此处的好。”

康小萍低声道：“她并不知道我在这里。”

左生生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你好大的胆子哇！若是给我义父，知道你尚在人间，且是一人落单，又当怎样？”

康小萍道：“那怕什么，他不来找我，我还要去找他哩，怕得了那末多么？”

左生生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你可是还想去救孔

烈?”

康小萍道：“当然，他是我的表哥，一直对我那么好，我怎能不救他?”

左生生道：“康姑娘，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况且……我心中早就对你……与众不同，你可肯听我一句话？我总不致于害你。”

康小萍脸上一红，道：“别说了，你也曾救过我，我当然不能坐视。”

左生生道：“康姑娘，你不要再去救孔烈了!”

康小萍怒道：“不行!”

左生生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你就算救出了孔烈，他一定要下手害你性命的!”

康小萍心中更怒，道：“你别胡说了，烈表哥对我最好，怎会害我?”

左生生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康姑娘，我不会骗你的，试问，孔烈侠义世家，为何竟会劫镖伤人，又为何竟会出手抓你?”

康小萍心中，猛地一动，道：“你说，究竟是为了什么?”

左生生道：“康姑娘，这其中的缘由，我实在不能说，只是请你相信，世上实已没有了孔烈其人，你只当他死了，不就行了么?”

康小萍顿足道：“胡说，他分明没有死，我怎么能当他

死了？”

左生生默然不语，半晌方道：“不错，他是没有死，但是——唉，你即使挖空心思，将他救了出来，结果仍是害你自己！”

康小萍知道再与左生生争论下去，也是徒然，便不再言语，两人默然相对，只听得大堂之中，勤一道长和玄衣仙姑两人的动手之声，不一会，又听得勤一道长喝问李松林的声音，待到李松林走后，又听得左文文的侃侃而谈，左生生才叹道：“我兄弟凶多吉少了。”

康小萍道：“你放心，我祖母又不是妖邪一流，绝不会将他怎么样的？”

接着，又听得玄衣仙姑命史方将左文文押到后房之声，不一会，史方和康氏双鹰的语声，便在耳际响起！他们三人的声音，隔得如此之近，令得康小萍和左生生两人，齐皆一惊。

可是两人随即明白，左文文所在的，正是隔壁的那一间房屋！

左生生听了一会，连忙低声叫道：“康姑娘！”

他虽然没有讲话，但是康小萍已然明白了他的意思是因为他自己动弹不得，虽然明知左文文将要遇害，也无能为力，而且，要害左文文的，又是康小萍的父亲，又不能叫康小萍与自己的父亲为敌，是所以才只是叫了一声，要自己决定。

康小萍对于自己父亲的此举，心中实在也是反感到了极点！

因此忙低声道：“你放心！”

轻轻地向前，走了几步，在板壁的隙缝之中，向邻室看去。

只见左文文躺在地上，伯父康连铭的长剑，已然出鞘，父亲还正在催他，快些下手！

康小萍看了一眼，已然有了主意，回头低声道：“左朋友，我父亲和伯父，虽是不该，但你却须嘱咐令弟，不可伤害他们！”

左生生点头道：“这个自然！”

康小萍一抄手，已然一只黄铜烛台，抄在手中，再转过身去，恰好是康连铭一剑向左文文的咽喉刺出之际！

康小萍再不怠慢，用力将烛台，向左文文的身上，抛了过去！

一板之隔，能有多厚？“哗啦”一声，烛台已然穿壁而过！

康连铭究竟心虚行事，一听得声音起自背后，手不免抖了一抖。

而就在此际，那黄铜烛台，已然重重地落在左文文的肩头之上。左文文在穴道被点之后，已然不断运气，想将穴道冲开。点他穴道的，又是活钟馗史方，下手虽重，也难与勤一道长相比，若是再过半个时辰，他也可以如愿，

此时经黄铜烛台一撞，穴道立时冲开，伸指一弹，“铮”地一声，正弹在剑脊之上！

康连铭一怔之后，左文文已然伸指弹中了他的长剑，长剑脱手飞起，左文文手在地上一按，一跃而起，“呼”地一抓，五指如钩，掌心碧气稳稳，已然使出了“鬼鸠手”功夫，向康连铭当头抓下！

那一抓，康连铭实是万无能力避过。但就在此际，左生生已然叫道：“文文，不可伤了他们三人！”左文文一听哥哥的声音，心中大喜，立即改抓为点，一举而点中了康连铭的“肩井穴”。

而康连铭和史方两人，见左文文突然被人，以一个黄铜烛台解开了穴道，心中也骇异之极，史方却“呼呼”拍出两掌，前去迎敌，而康结铭则足尖一点，夺门而走，大叫道：“快来人，出事了！”

左文文一个转身，身形一矮，接连两招，全是“鬼鸠手”功夫。

此际，他何异是出柙之凶，威猛无匹，两招一过，已然将史方逼得连连后退，左文文无心恋战，掀翻了一张床，连被带褥，一齐将史方罩住，身子一躲，已然撞穿了板壁，到了邻室！

抬头一看，见到了康小萍，不禁一怔，道：“啊！原来是你！”

他这里一言甫毕，已然听得勤一道长和玄衣仙姑两人，

齐声喝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这两人联声，响如霹雳，康小萍急道：“快走，迟则来不及了！”

左文文来到床前，一把将左生生抱了起来，左生生忙道：“兄弟，康姑娘要和我们一起走！”左文文只当康小萍是和玄衣仙姑等一起的，但一时之间，也无暇问得那么多。一个转身，伸手一拉康小萍，旋风也似，便从窗中，跳了出去。

一穿出窗口，奔过了一条小巷，恰好有一辆马车，停在街边。

左文文将左生生送入了车厢之中，又和康小萍两人，跃进了车厢，吩咐车夫道：“快！快赶车，多赏你银两，快！”

那赶车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听得“多赏银两”四字，一挥马鞭，车便到了街中，向前驰去，就在此际，玄衣仙姑和勤一道长两人，也一齐跃到了街边，但是大街中车如马龙，两人虽然各具通天彻地之能，却也没有透明眼睛，如何知道那车中有他们要找的三个人在内？

只得沿着客店，找了一阵，没有结果，又问了问康连铭，康结铭和史方三人，三人也不知出手救人的，究竟是谁。

只有史方道：“我看救人的，绝对不会是碧鸪神君！那小子临走之际，曾说了一句‘原来是你’，可知他实也未曾

料到，竟会是那个人救了他！”

玄衣仙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莫非老妖也另有高手相助？”

勤一道长沉吟道：“还会有谁？”

玄衣仙姑道：“刚才那姓李的，与苗疆碧云娘子，乃是兄妹，难道那贱泼，竟也从苗疆出来，到中原生事来了么？”

勤一道长摇头道：“只怕未必，反正三日之后，定可知道，何必多猜？”

实则上，两人就算再猜上十个八个人，也绝不会猜到，出手救了左氏弟兄的，竟会是康小萍！



却说康小萍和左氏弟兄两人，在马车中，等马车一直赶出了城门数里，未见有人追来，才将心放下，赏了车夫银两，走下车来，两人向康小萍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你也要避一避了。”

康小萍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我避到什么地方去？”左氏弟兄互望一眼，左生生道：“康姑娘说得不错，玄衣仙姑和勤一道长两人，失了我们，焉肯甘心？康姑娘实是无处去躲！”

左文文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只怕他们两人，未必知道救我们的便是康姑娘！”

他话才一出口，左生生已然沉声喝道：“文文！康姑娘

冒着如此大险，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们岂可以‘未必知道’四字，置她于危险之地？”

左文文俊脸胀得通红，嗫嚅半晌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不是这个意思！”

康小萍在一旁，见了他们弟兄两人这等情形，心中不禁暗暗高兴。

她在跟着左氏弟兄，同坐那辆马车，从城中逃出城外之际，心中便已然有了打算。

那打算便是，这一次，她要在左氏弟兄身上，救出孔烈来！

因为，康小萍在江湖上颠沛流离，所为的，无非是想将孔烈从碧鸠神君手中，救了出来。

而她虽然离家许久，也经历了不少惊险，并且，将前古奇珍，太白金戈，得在手中。

可是，只凭太白金戈之力，想要在碧鸠神君手中，将人救出，自然是困难重重，因此，康小萍对左氏弟兄，便起了利用之念。

固然，左氏弟兄，曾经救过康小萍的性命，康小萍对之也颇为好感。但是她对左氏弟兄的好感，却和对孔烈的，完全不同。

她只感到，孔烈所身受的苦痛，就等于是她自己所受到的一样。

所以，她不论用什么方法，千方百计，也要将孔烈救

了出来。

她知道左氏弟兄对自己，皆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她以少女的特别敏锐的感觉，可以相信，无论在什么的情形下，左氏弟兄，都不会伤害她的。而且，只要自己，提出了请求，他们两人，也不会拒绝！

当下康小萍背过身去，道：“你们不要争了，由得我去吧！”

两人齐声问道：“康姑娘，你上哪儿去？”

康小萍给他们两人这一问，倒真的触动了心中苍凉之感！

抬起头来，缓缓地道：“我……到哪里去，都是一样，你们也不必管我了！”

左氏弟兄两人互望一眼，左文文面色惶恐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你可是心中在怪我适才的那几句话？”康小萍只是默默地摇了摇头。

左生生急道：“康姑娘，我们绝不能看着你去冒险的！”

康小萍苦笑一下，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我倒有一个主意，却是怕你们不答应。

左氏弟兄笑道：“康姑娘，只要你说了出来，就算是上刀山，下油锅，咱们两人，要是皱一皱眉头的，便不是人！”

康小萍一笑，平静地道：“你们可肯带我，一同去见碧鸠神君？”

左氏弟兄一听，陡地吓了一跳，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！
康小萍叹道：“算了，君子不强人所难，我们也该分手了！”

左生生突然道：“且慢，康姑娘，你要我们带你走，可是为了救孔烈？”

康小萍心知两人聪明绝顶，什么事情，也瞒他们两人不过，不如与之开门见山，还来得好些，便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正是！”

左生生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康姑娘，本来，你对我们有如此大德——”

左生生才讲到此处，康小萍便是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左公子，你一开口便错了，虽然，刚才我算是救了你们，但你们何尝未曾救过我？谁于谁有德一事，切莫提起，我只是以为，咱们既然成了朋友，便可以有事相求，绝不是挟德要胁！”

一番话，将左生生说得垂下头去，不再言语。

左文文忙道：“康姑娘说得不错。本来，要救孔烈，我们也可以尽一分心意，但是如今，这个人，已然不值得救了！”

康小萍面上为之变色，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？”

左文文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你不明白其中的缘由，我们也无法细说。但你信不信我们还会对你说假话？”

孔烈究竟是碰到了一些什么遭遇，这件事，康小萍一

直未曾弄得明白。

如今，听他们两人一说，更是心中无限狐疑，忙问道：“难道其中缘由，你们两个人，也不知道么？”

左生生道：“我们如果说不知道，便是欺骗康姑娘了，但是，我们曾在义父面前，罚下誓言，绝不能对其中经过，对人说知！”

康小萍恨恨地道：“你们义父，作些害人的勾当，你们还要替他保守秘密么？”

左氏弟兄又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康姑娘，不论事情如何，我们既然已经应诺了人，便不能反悔，何况义父对我们两人，爱若己出，我们也绝不能评议他老人家的是非！”

康小萍心中暗忖，这两人，虽然在碧鸠神君门下，但是倒确实是心地颇为正直的好人，只是可惜，明珠暗投，所拜非人！

当下略呆了一呆，道：“你们不说，也不要紧，只要再带我去见他一眼也好！”

左生生道：“康姑娘，实和你说，我们带你同往，我义父这一层，倒不要紧。因为一则，他想不到你尚在人间，二则，你还可以装扮一下。但是……但是……”康小萍道：“但是什么？还有其他的危险是不是？”我一点也不怕！”

左生生道：“我们知道康姑娘胆识过人，只不过你是一心一意，为救孔烈而去，但是当你见到了他之后，却非为他所害不可！”

康小萍满面通红，道：“胡说！”

可是，她心中又立即浮起了后花园中的那一回事情来。

□

□

□

在后花园中，孔烈缩在一隅，当她找到了他之后，他曾向她狠狠地扑来。

康小萍可以绝对地肯定，孔烈的那一扑，绝不是儿戏，而是真的想伤害她。可是，康小萍在感情上，又无论如何不信孔烈会伤害自己！

左氏弟兄，见康小萍不信自己所言，只得摇头，康小萍想了一想，道：“你们两人，只要肯带我前去，我便一生感激你们！”

两人面色庄肃，同声道：“康姑娘，你要我们做随便什么，我们都可以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我们伤害你，却是万难从命！”

康小萍心中大急，正待再说什么，忽然听得传来一阵“笃笃”的竹杖点地之声。

康小萍慢了一慢，已然听得一个极是尖锐的女子声音，嚷叫道：“好心！福心！过路君子，施舍瞎子一点，必获上天保佑！”

左氏弟兄和康小萍三人，被那声音一扰，一齐回头看去。

只见一个衣衫极是破烂的中年女子，举头向天，缓缓

地向他们走了过来。

那中年女子，衣衫虽然破烂，但尽管丝丝缕缕，却一样洗得极之干净。面色淡黄，连肤色也是黄查查地，看来极为异相。

右手，抓着一条竹杖。那枝竹杖，笔也似直，长可六尺，绿得晶莹可爱，乍一看，几乎使人疑心，那是一条碧玉杖。左手，则提着一个竹篓子，不过一尺方圆，竹色也是翠绿，也不知她篓中放了些什么东西！

三人见了那妇人，见她虽然像是丐妇，但是，却又极有可疑之处。

左氏弟兄在武林中的阅历，固然不必说。就是康小萍，在离家之后，也长了不少见闻，因此三人都将话忍住，静心观变。

不一会，那中年丐妇，已然来到了三人的身旁，仍然是昂着头，又用她那刺耳已极的尖锐语声，道：“过路君子，施舍一二！”

左文文向她打量了一会，实是认不出她是什么来路，伸手入怀，摸出一块碎银来，道：“给你！”那中年丐妇将竹篓挽在右腕上，伸出了左手，一面颤抖，一面来接那碎银。

左文文心中想试一试她，是否武林中人，便运了三分力道，一等那中年丐妇的手指，碰到了那块碎银之际，便猛地向前一送。

只听得那中年丐妇“啊”地一声叫，立即一交跌倒在
地上，竹篓子也滚出老远！

左文文一试之下，那中年丐妇，竟像是丝毫不会武功，
左文文心中，不禁好生过意不去，连忙一步跨出，将她扶
了起来，道：“你不曾跌伤么？”

那中年丐妇，大声哼唧，半晌讲不出话，才支撑着站
了起来。

一边，康小萍也早已将她的那只竹篓，拾了起来，仍
挂在她的右腕。

康小萍握到那一只竹篓的时候，心中不禁动了一动，
因为那竹篓之中，像是装着什么活物一样，一提起来，竟
抖动起来。

但康小萍却也未曾放在心上，因为她刚才亲眼看到，
左文文略一用力，那中年丐妇，便跌了老大的一交。那中
年丐妇站了起来之后，向左文文咧嘴笑了一笑，这才接过
左文文手中的碎银，又以杖点地，向远处走了开去，去势
仍然很慢。



三人等她走得远了，左生生才皱眉道：“我总是不信她
一点武功不会。”

康小萍道：“我们且莫管她，你们两人，肯不肯带我
去？”

左文文道：“康——”

他才讲了一个字，突然以手加额，“啊”地一声叫唤。

左生生和康小萍两人忙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左文文面色剧变，手指着前面，说不出话来，刹时之间，已然“咕咚”一声，栽倒在地！

左生生大吃一惊，道：“康姑娘，我们着了那婆娘的道儿了，快追！”一面说，一面抱起了左文文，便向前逸了出去。康小萍也连忙跟在后面，不多久，便见那中年丐妇，仍在前面，踉踉而行。

左生生真气一沉，足尖点处，人已然燕子觅食也似，向前疾掠出了三四丈。

本来，那个中年丐妇，和他们相隔，便没有多远，左生生这一掠出，与那中年丐妇相距，已然只不过三四尺距离！

左生生虽然一手挟着左文文，但是身手仍然极为矫捷，才一掠到那中年丐妇的背后，便自右臂一长，五指如钩，向那中年丐妇的背后，疾抓而出。

看那中年丐妇的情形，像是根本未曾知道，背后已然有人追到，仍是自顾自地以竹杖点地，在向前慢慢地行走。

所以，康小萍跟在后面，只当左文文那一抓，断然没有抓不中的道理。

但是，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！

只见左生生一抓抓了上去，那中年丐妇的肩头，突然